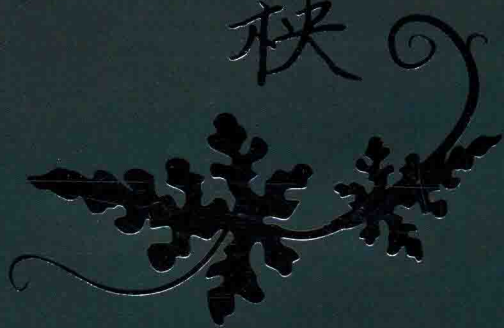


一棵瓜秧

侯建磊

著



课外借

 团结出版社

一棵瓜秧

侯建磊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棵瓜秧/侯建磊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126-5887-5

I. ①一… II. ①侯…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2135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装帧设计	成都天恒仁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60mm×23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5887-5
定 价	56.00元

(版 权 所 属 盗 版 必 究)

自序

/

我是一棵文学上的西瓜秧

那是2015年8月24日的午后，郑州。为了生计，我拎着包，从北环的涵洞下穿过，沿着花园路西侧，向北步行。酷暑如蒸，热得邪乎。努力抬起眼皮。篮球场宽的花园路，像跑步机的传送带。车潮涌动，浊气四溅。远处的地面，如生漂摇的水草。由于没午睡，我昏昏沉沉，双脚疲软欲倒。

树坑。走过。一棵瓜秧。绿得可爱。

都走过了，鬼使神差，又驻足，回头。

是棵西瓜。苍翠可人。

心有所动。不知为何。掏出手机，录了几句感想。接着昏沉，走。

几乎，就忘了。晚上，翻手机，才想起。对着电脑，敲下来，就有了这篇《一棵瓜秧》：

在花园路边，无意间看到一棵西瓜，稻的。

它长在硬化的马路边尚未栽树的一米见方的土坑里，杈出的三四枝秧蔓，几乎要布满坑壁。叶子较小，不如瓜田里的宽大，但在这不施肥不浇水的白土里，已算长得旺盛了。

“咋长在这儿呢，又不能结瓜！”我想。

或许，是民工或路人，在这儿吃瓜，吐了瓜子，长出来的吧。这种可能性最大。施工方填土时携带来了瓜子，或小孩儿拉屎播的种，也有可能。反正，它长在这人车不息的大马路边，既荒谬，又真实；既危险，又安全。谁也不当它是一棵瓜，只是胡乱长的小植物罢了，与一棵草、一株野花，没有区别。谁也不指望它能结瓜。从时令上说，也不可能。

然而，它长在了这里。它可不管自己能长成啥样。只是长。按瓜去长。直到今天被我撞见。撞见，也只是撞见。

就让它长吧。随便长成啥样。直到不能再长下去为止。

发到博客上，几乎，就忘了。

过了一段时间，偶尔重读，觉得尚可。心有所动，仍不知为何。

隔了两年，整理旧稿，往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又重读此文。窃喜，竟一个字都不用改。

到了动念统计篇目，将近三年零星写成、杂七杂八的字儿洗叠一下，发现字数又够印一本了，给书取名字时，不知怎么，再次想起这篇小文，这棵瓜秧。这回，内心的悸动明白无误：咱就是一棵稻瓜秧嘛！

从看到它，写出它，到之后的重读它，之所以觉得它还有点儿价值，原来，它就是文学状态的写照呀！

生也偶然，长也偶然，被人看到也偶然。咱没生在大瓜园，没啥好照料，更无大棚、底肥、农药，但生命只有一次，咱总得活，总得长。哪怕，只被当成路边的一棵野植物；哪怕，注定结不出瓜。

于是，坦然面对现实，让自己的40岁，长成了这么一本“瓜秧”。

· 2017年3月23日晨



一辑·浮生

瞬间的雨	003
雨中的车祸	004
明天上班	006
爱人和朋友	010
家族的树	012
终于颠倒过来的认识	016
奉承秘诀	019
羡慕	021
我的纸媒生涯的结束	022
一师盘鼓队记	033
故乡的哀愁	038
当我们谈论剁手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040

给儿子写满一页纸	042
我是开封市郑州区人	045
龟儿子	048
在身体面前自卑	051
为什么还不讲故事?	053
不老盖儿	055
糖尿病是身体对你直不棱登的提醒	057
我不拿张学良得糖尿病还活 101 岁骗自己	060
最不该拿来给糖友励志的就是体育明星	063
一篇改了 24 年的作文	067
思想的碎片	073
札记·浮生	076

二辑·读写

助王昆水修家谱记	081
写家谱的意义	084
文学化的郑州到底是什么样子	087
怎样读读不完的书	095
读邹相《禅心乡韵》有感	107
反着读序	110
艺术绝对势利	112
读者的反应	113

我的第一笔稿费	116
文学的疯狂繁殖	120
我顶多是个乡镇级名人	122
鲁迅的处女作	125
再说鲁迅的处女作	128
把诗歌当作最宝贵的贴身物件	130
托尔斯泰的比喻是何等自信	133
想念托尔斯泰	136
有体温的书	138
丧家的得糖尿病的乏吃货	140
让日常阅读成为穿透我们内心凝固层的钻头	143
2014 年读书清单	160
2015 年读书清单	167
2016 年读书清单	176
短章	184
札记	186

三辑 · 生意

失控	193
反对	194
临死点	197
清客	200

我的 2014 年工作总结	205
想读《伪君子》	208
转让股权函	214
投鼠忌器新解	226
赤贫	227
治家一辈子，致穷一下子	229
短章	238
札记	241

一辑·浮生

名为『生』，核心为『浮』。依然是『旧+新』，所写不多。面对扑面而来的绝望，我们只有守住自己的内心，世界才保有一种绝处逢生的蓬勃与苍翠。

瞬间的雨

下午放学，空气又腥又热，郁郁闷闷，终于下起了雨。

雨点粗大有力，抽打着干燥已久的浮土，“嘭嘭”地敲响面前的走廊玻璃，滴入室内，把书本打湿。

我和丽倚在教室外走廊的窗前，漠然不知所想。

我们保持沉默，目睹楼下的绿色植物被雨水痛痛地浇淋。偶尔，她会呆望窗外混沌不清的天空。我们纯真的心，彼此疏远着，融入这雨里……

我们之所以有了这么一个时刻，全因为这雨。雨停了，我们就要散去。我庆幸这雨，庆幸这难得的一刻。

只有当回首时才会发现，人生并不总有意外的距离。

偶得的静默，也不会全留在记忆里。

我们能留住的，只不过是许许多多瞬间的疏远而已。

1993年5月11日

雨中的车祸

即将走时，下着蒙蒙细雨。

我听到一个不寒而栗的消息：××街北口轧死了一个人！待走到，果然。

一辆大公交车停在那儿。车上空无一人。一辆自行车摔摆在车子底下。在湿湿的地上，清晰可见地躺着一具可怜的小尸体，姿势古怪，身上裹着绿帆布雨衣，头帽紧紧地兜着小小的头颅。那头颅，正好轧在前车轮下，车轮，也正好停在其头上。不知性别，估计是个男孩儿。地上有一小摊浓稠发暗的血。可以看出是一个学生，因为还有书包呢。有许多人俯着视角看，似乎恐惧得很，却装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头都轧扁了！”几个老太太和妇女眼睛里含着泪喃喃自语：“咦——这是谁家的孩（开封话音 hiáo）？这是谁家的孩？”几个警察忙着维护现场。路过的人都踮足向这边看。有的，不敢近前，怕晚上睡不着觉；有的，大胆地打听是怎么回事儿。胆小的脸色苍白，吓得两眼泪花，努力不扭头，飞样地逃跑了。可能就因此，虽人越来越多，却始终不曾堵塞。不知为什么，还没人来收尸。可能，家长还没接到通知吧。



雨凄凄地下着，没减小，也没增大。短时分打不湿头发，也淋不透衣服。人人都感到冷，不住地发抖。

这个孩子死了。就这么死了。突然离去。雨怎么淋，他再也感受不到了。

人要死亡，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地点，都会发生。

没有人能预料自己将在哪一个时刻死。当死亡来临时，也不会有什么先兆，使你得以从容地做完最后一件事——尽管这对于拥有生命的人来说，显得那么平常、简单，甚至不想去做——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却显得那么重要！

很难想象，半秒前还是充满活力，会哭会笑有感情的人，转眼间就再也起不来，再也不思考了。所有的友情，所有的爱，都成了唯一留下来的记忆。人们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悲痛地谈论起许多他生前从未引起注意的细节，才忽然发现：他已不存在了。

1993年6月3日

明天上班

从学校出来，在家已等了8个多月。前天，爸告诉我：“下星期一去乡里上班吧！”言情间洋溢着做父亲特有的讥讽与得意。

我心里一热，一点儿也不激动。几乎想哭，却装作惋惜和不悦的样子说：“咋这早啊！”我知道，我的表现令他失望，但还是这么做。其实，我懂得，他比谁都酸楚。

这半年多来，我家有几件大事。一是爷爷得食道癌住院、手术、死亡；一是鞋厂筹备搬迁、开工、生产；再就是为我毕业跑工作。哪头事儿，离了钱都不行。这些钱，全得爸一个人出。他没日没夜地泡在厂里，虽然二弟跟着他，但从跑长途买料抓生产给工人发工资到销售送货上门，他全都得管，都得干。没有他，这个家会成什么样？简直无法可想！

我的工作单位，是乡政府。不教书。按我刚出校门时的理解，乡政府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那些实实在在、庸碌无为、总被群众骂作白拿俸禄的人。我无法接受自己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可能。这“可能”，按爸的通知，已成“事实”，明天就要兑现！这总使我逃避，又好奇。只是一个工作而已。我必须解决工作问题。现在，解决了。



这个消息，却使全家人振奋。可能他们也觉得，这个家不能再这么压抑下去，需要有一件事来改变了。过年那几天，族事、家事、人事混杂，家里的沉闷空气，一直令人窒息。爸之所以甘愿囚在厂里，一部分——可以说最大的原因，还由于他无法忍受妈暴戾的脾气。他现在连家都不回，一条绿色的裤子穿了俩月，不见原来的颜色，才让二弟回来，把内衣裤、刮胡刀拿到厂里；大正月的，只煮丸子汤吃，人明显黑了、瘦了。有天晚上，姐去厂里，回来直哭了半夜。现在，每当我在家吃着火锅和妈炒的鸡蛋，想着父亲却不得享，心里就一阵悸痛：妈呀，咱家为啥就不能安生地过日子呢！——我上班的事，毕竟打破了家人间的冷漠与隔阂。

他们兴致颇高。吃晚饭时，都尽量说些有关的高兴的话题。姐说，我拿了工资，正好赶上她过生儿（生日）。三弟想让我给他买块手表。妈虽啥都没说，但端碗的手都在抑制兴奋。在他们眼里，上班就是挣钱，就是挑起生活的重担？

我也没忘记，内心怪怪地跑到村东头，将消息告诉了爷爷死后就一个人过的奶奶。她是那么感动，高兴得让我惊奇，忍不住又用她能理解的话向她强调道：“分到乡里，就是当干部，当官儿！”“多好……多好！”她喃喃地说着什么，语不成句，竟涌出浊泪，给我装了满满一兜她炒的花生米。

早已厌烦了几院儿人的追问，早已厌烦了一遍又一遍重复说“还有（安排好）哩”的尴尬。仅一天时间，几院儿人都知道消息了！他们也都极欣慰、鼓励和幸福。在他们眼里，我去乡里上班，就是增添了全族的社会权势？

或许，他们的表现，我是理解的。

但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心却沉甸甸的？

我不知道，该不该写信告诉远方的同学和朋友。在共等分配的夏时，她们每隔几天，就跑来找我。至秋冬，她们陆续上班后，却没一个人写信告诉我，我都是间接听说。是她们都有我现时的感受吗？还是她们觉得，上班也没啥意思？如今，她们都已融入属于她们的教书生活。那份纯真的友谊，只能因时空的变换，打一个结了。或许，我会告诉她们的吧。

还有你，丽呀，过得还好吗？是不是每天就在学校和家之间往返？累吗，苦吗？又有男朋友了吗？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你妈嫌咱两家人离得远，嫌咱俩小，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我家在农村，我的工作又不好。我若能让爸“跑”到区教委、市教育局，或许会好很多吧？但那得花多少钱？远超他的承受能力！只能接受现实。我没办法，也不抱怨。不管说来你信不信，我仍然爱你。然而，连我自己也不希望咱俩能成了。我祝福你，早日找个好人家，一生衣食无忧。我就要去乡政府上班了。可能还是有点儿“不修边幅”，可能还是个怀疑主义者，将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小官僚。不管怎样，这是我的生活。我当然会娶别的女人，但学生时代原始、狂热的爱情，永远不会有了。那份纯情，不会有了。那个年龄，已经过去了。那个年龄，只属于你。

虽然我从没上过班，却像门外人懂门内人一样，懂得一些具体含义。已经在乡政府上班的表哥，无疑给我恶补了许多他认为应给我补的东西。他固然看不起我教书，也看不起我去乡政府。每天要浮于啥事

